

绿阴幽草胜花时

文·摄影/草原云·北方新报记者 李元

◎ 诗词歌赋

“泥新巢燕闹，花尽蜜蜂稀。”当春与夏在时光的渡口悄然交接，立夏踩着碎金般的阳光翩然而至。北京时间5月5日13时57分迎来立夏节气，这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，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。蔷薇攀上竹篱，石榴初吐红焰，蝉鸣尚未嘹亮，蛙声却已在池塘深处蓄势。古人将对季节更迭的敏锐感知化作笔下的诗行，或描摹“春从花上去，风过竹间清”的悠然景致，或抒发“睡起南窗情思倦，闲看槐荫满亭台”的闲适心境。这些跨越千年的立夏诗篇，如同珍藏在时光宝匣里的明珠，承载着古人对时令的细腻情思，值得我们细细品味。

“赤帜插城扉，东君整驾归。泥新巢燕闹，花尽蜜蜂稀。槐柳阴初密，帘栊暑尚微。日斜汤沐罢，熟练试单衣。”立夏时节，燕子用新鲜的泥巴筑巢，春天的百花已经凋零，蜜蜂也越来越稀少。槐树和柳树的绿荫渐渐浓密，隔着窗帘和窗牖，暑气还比较轻微。陆游的这首《立夏》通过对景物和人物活动的描写，用简洁而生动的语言，营造出一种闲适、自然的氛围，展现了立



夏时节特有的韵味。

“晨起披衣出草堂，轩窗已自喜微凉。余春只有二三日，烂醉恨无千百场。芳草自随征路远，游丝不及客愁长。残红一片无寻处，分付年华与蜜房。”同为陆游的立夏诗，这篇《立夏前二日作》则表达了诗人对春天逝去的不舍、对时光流逝的感慨以及客居他乡的愁绪。诗中的“恨”字凸显出诗人对时光易逝的无奈和惋惜，“游丝不及客愁长”用游丝比喻愁绪，强调了愁绪之深，蕴含着诗人对羁旅生活的感慨。

“欲知春与夏，仲吕启朱明。蚯

蚓谁教出，王菰自合生。帘蚕呈茧样，林鸟哺雏声。渐觉云峰好，徐徐带雨行。”这是元稹的《咏廿四气诗·立夏四月节》，通过对动物、植物、气候多维度的描写，生动地展现了立夏时节的物候特征。立夏有三候，一候蝼蛄鸣（蝼蛄或蛙类开始鸣叫），二候蚯蚓出（蚯蚓从土壤中爬出），三候王瓜生（王瓜藤蔓快速生长）。诗中的“蚯蚓谁教出，王菰自合生”直接点明了其中两候，而“蝼蛄鸣”在诗中虽未直接提及，但“林鸟哺雏声”一句通过鸟类的活跃间接呼应了夏季昆虫（如蝼

蛄）增多、生态繁茂的景象。

立夏是非常舒服的时节。在呼和浩特，虽然还时不时有大风降温，但春季的春寒已经远去，盛夏的酷热还未来到，正是踏青郊游的好时节。同时，树木愈发繁茂，丁香花等花卉开始大量绽放，5月初的青城，如诗画一般美丽，让人不禁想起王安石的那首经典诗篇：“石梁茅屋有弯畦，流水溅溅度两陂。晴日暖风生麦气，绿阴幽草胜花时。”虽然和中原地区相比，呼和浩特的麦子灌浆和成熟都比较晚，还未到“生麦气”的时候，但是小黑河的波光粼粼，丁香花的满城香气，春夏之交树叶特有的嫩绿，以及蓝得像水洗过一般的天空，都让人感叹：好一个“绿阴幽草胜花时”！

初夏的美，是大地褪去浮华后的从容，是光阴沉淀成的一盏清茶，只需一缕暖风，便足以让人醉在这份恰到好处的宁静里。立夏的诗词里，藏着古人对季节更迭的温柔心事。从王安石初夏的闲适，到陆游对春逝的感慨，字字句句皆是对生活的热爱。这些跨越千年的诗篇，依然如清泉，润泽着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在忙碌中，读懂岁月的诗意与静好。

古人也玩“谐音梗”

◎ 文化趣谈

几乎所有的汉语词典在解释“逃之夭夭”这个成语时，都认为它源自《诗经》里的“桃之夭夭”；将“桃”字改为谐音字“逃”，虽然读音不变，含义却有着云泥之别。

其实这种谐音的修辞方式，在古代汉语中极为普遍，多是将某一词中的关键字（词）用同音字（词）来替代，使其含义发生变化，无论是雅言还是俗语，都可以使用这种修辞方式。一般来说，雅言中的谐音比较隐晦，不明说，把寓意藏在里面，例如刘禹锡的诗句“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”、李商隐的诗句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，其中的“无晴（情）”“有晴（情）”和“丝（思）方尽”就是

运用谐音修辞的典型示例；民间俗语中，这样的表达更多，也更直白，例如“年年有鱼（余）”“金鱼（玉）满堂”“小葱拌豆腐——一青（清）二白”等，最有名的莫过于饺子的来历：宋代发行的纸币叫做“交子”，人们为了图吉利，把面食做成元宝的模样，命名为“饺（交）子”，作为新年必须要吃的食物，寓意吉祥多福，富贵多财。利用汉字同音或近音的条件来代替本字，“言在此而意在彼”，使得词语表达出双重含义的形式也被称为“双关语”，它充分利用了汉字中多音字众多的有利条件，充分发挥了汉语词汇所蕴含的丰富想象力。

“桃之夭夭”一词源自《诗经·周南·桃夭》，这是一首祝贺年轻姑娘出嫁的诗歌。此诗以桃花起兴，用春

光明媚时刻盛开的桃花来比喻美丽的姑娘出嫁，烘托出喜庆、热烈的气氛，借此祝福新婚女子生活美满，家庭和睦，幸福顺遂。“桃之夭夭”在诗中一共出现了三次，是此诗的起首词，也是赋比兴的关键词。

“桃之夭夭”一词“被谐音”，发生词义的变化，是在明清的俗语文学时代。从明末小说家冯梦龙纂辑的《醒世恒言》中，可见“桃之夭夭”与“逃之夭夭”两词混用，例如该书第三卷的“两个商量出一条计策来，俟夜静更深，将店中资本席卷，双双的桃之夭夭，不知去向”，第二十九卷的“那知卢才听见钮成死了，料道不肯干休，已先逃之夭夭”，第三十六卷的“到后觉道声息不好，立脚不住，就悄地桃之夭夭”。在明代的其他戏曲著作中也

出现过类似的现象，如《飞丸记》的“老爷分付杀他，我生怕他桃之夭夭”。由此可见，“逃之夭夭”来自“桃之夭夭”的谐音；“桃”“逃”之变，名（词）动（词）置换，美好瞬间变成逃匿，“夭夭”也不再是三月桃花灿若云霞的浪漫和美好，而是逃跑时的仓皇狼狈与不管不顾。

如果将这种经过谐音改造的“逃之夭夭”用到《诗经·周南·桃夭》中，其表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不再有“灼灼其华”“有蕡其实”“其叶蓁蓁”的美好景象，也不再寓意“宜其室家（家室、家人）”的美好祝愿了。因此，“谐音梗”这种文字玩法的好处是变难为易，便于理解，但仅限于从高到低、从雅到俗、从形而上到形而下，反之，则“此路不通”。（据《北京晚报》）